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進修）

2024 年美國 Cleveland Clinic Ohio  
International Preceptorship Program  
參與心得及成果

服務機關：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

姓名職稱：陳柏全/主治醫師

派赴國家：美國

出國期間： 113 年 7 月 2 日至 113 年 8 月 26 日

報告日期：113/9/12

## 摘要

本人於 2024 經成大醫院核定准予短期進修，參加了美國 Cleveland Clinic Ohio International Preceptorship Program 以吸取新知、擴展國際視野及專家人脈。在實際參與了 6 週完整的臨床觀摩下，獲取了很多可用的大腸直腸外科臨床專業知識，實地全英文地每日與美國專家及來自各國的研習醫師進行請益及討論。最後，也回到北卡教堂山重溫舊夢、舊地重逢美國友人，實屬收穫頗豐。特別有感的是，Cleveland Clinic Ohio 真的是美國大腸直腸外科的重點訓練醫院，很多教課書上看到的手術名稱（往往都會以某位醫師的名字來取名），都來自於 Cleveland Clinic Ohio。我這次去參加這個 International Preceptorship Program，讓我有機會可以親眼目睹一個頂尖的訓練醫院是如何運作的（而且似乎也適用在其他外科科別），也意外讓我發現，Cleveland Clinic Ohio 確實是現代大腸直腸外科的發源地之一。所以我建議，在院方經費及人力許可下，應該要有選擇性地派一定水準的成員去參加（此 program 比較適合已經有一定能力的主治醫師前往），一方面瞭解及學習自己不足的地方、一方面也建立和新認識美國友人的情誼。這樣以下，除了可以積極地督促自己進步以外，新認識的專家人脈，對個人跟成大醫院來說，都是未來讓成大醫院可以在國際上被看見，一個非常好的內部投資。

關鍵字：美國 Cleveland Clinic Ohio International Preceptorship Program、大腸直腸外科

## 目次

一、 目的.....	第 4 頁
二、 過程.....	第 4 頁
三、 心得.....	第 10 頁
四、 建議事項.....	第 10 頁

## 一、 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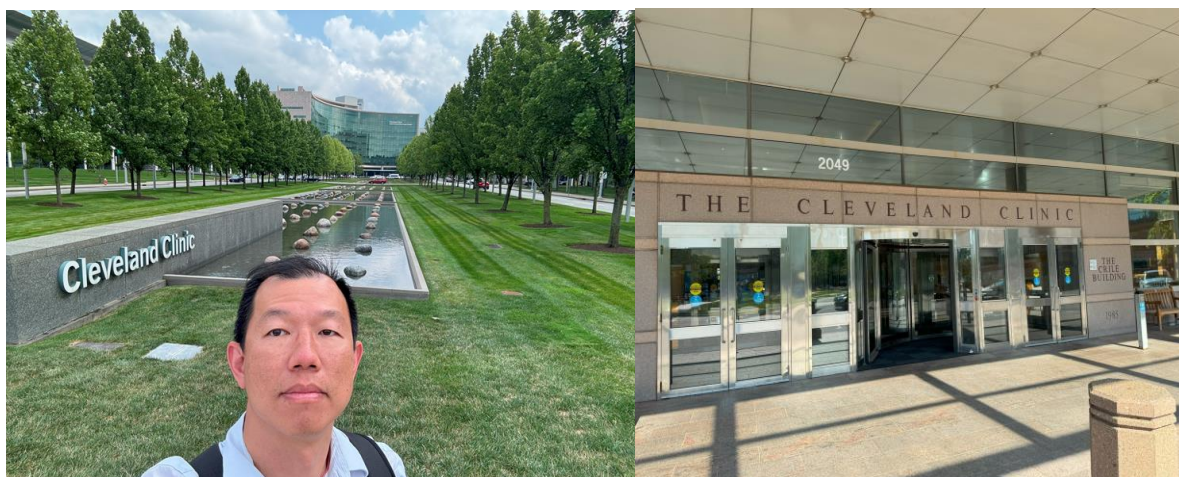
參加美國 Cleveland Clinic Ohio International Preceptorship Program，讓我有機會走進全美頂尖的 colorectal surgery department，親眼目睹這些知名外科醫師以及整個醫院系統，如何進行每天的臨床業務及研究。對我而言，吸取新知並學習自己不足的地方；對醫院而言，嘗試結交有望與成大醫院友好的主治醫師，為未來的醫院交流鋪路。

## 二、 過程

因緣際會，我在今年年初在李宜堅部長的許可下，得到了一個可以再回美國短期進修的機會：這次是進往美國大腸直腸外科的重鎮之一：Cleveland Clinic Ohio。六年前，我曾經舉家前往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一整年，在 North Carolina Memorial Hospital 裡臨床觀摩了大腸直腸外科的一整年，算是我這個從來沒去過美國的「菜鳥初體驗」，見識到美國雄偉的地方，也體驗到美國醫療及生活上不便的地方。疫情後的這一年來，我陸續進往美國參加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與辦的 leadership workshop、年會、口頭報告 ePoster，在一次一次的親身參與下，美國對我而言變得不再陌生，基本的生活已不再覺得有明顯的隔閡感。但是這次在出發前，心裡雖然充滿期待，卻還是會有點忐忑不安，畢竟，美國這麼大，又要到另一個陌生的環境生活兩個月，不知道又會遇到什麼意想不到的事。

### 初抵 Cleveland

為了調整時差以儘早適應醫院的臨床運作，我提前一週自假入住從 Airbnb 下訂的租屋。由於已經相對熟悉美國的生活模式，我很快地就在一週內，把租車、公車路線、生活雜貨等日常生活所需準備完成，也提前自行搭公車前往 Cleveland Clinic 看看外觀、以及尋找第一天要集合的建築物。



## Badge Claim & Digestive Surgery Institute education calender



(1) 在 Cleveland Clinic，大家都被要求要把這張 badge 戴在看得到的地方，代表你是被認可的「內部人」之一。身為 international physician preceptee，這張卡可以刷通不少地方，讓我的行動範圍大為提升。

(2) 由於每週都有來自不同國家的臨床觀察員，每個月科部都會寄發這個 education calender 讓大家知道，每天有什麼重要的臨床教育或會議活動需要/可以參與。

### 第一~三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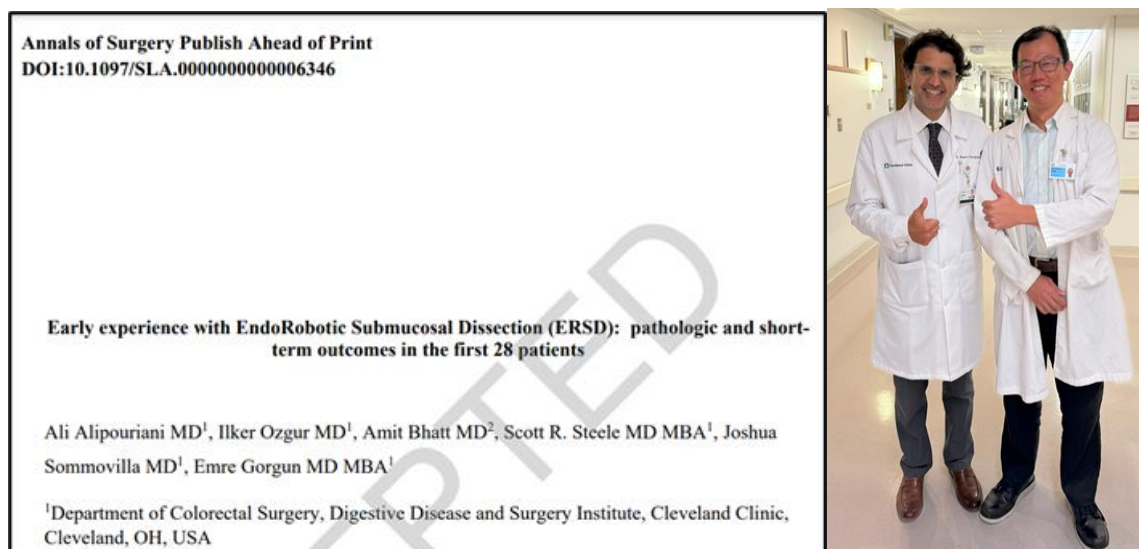
人與人的關係和互動，一定是從陌生到熟悉，需要時間累積，這個原則舉世皆準。雖然我已經相對熟稔美國的臨床醫療環境，初到 Cleveland Clinic，我就計畫要用前三個禮拜的時間慢慢接觸各位主治醫師、住院醫師、醫師護理、護理師等人員，讓他們知道我這位來自台灣的外科醫師的存在。

雖然如此，我還是在這段時間看到讓我驚艷的臨床手術：(1) EndoRobotic surgery, (2)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for rectal cancer undergoing 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 (T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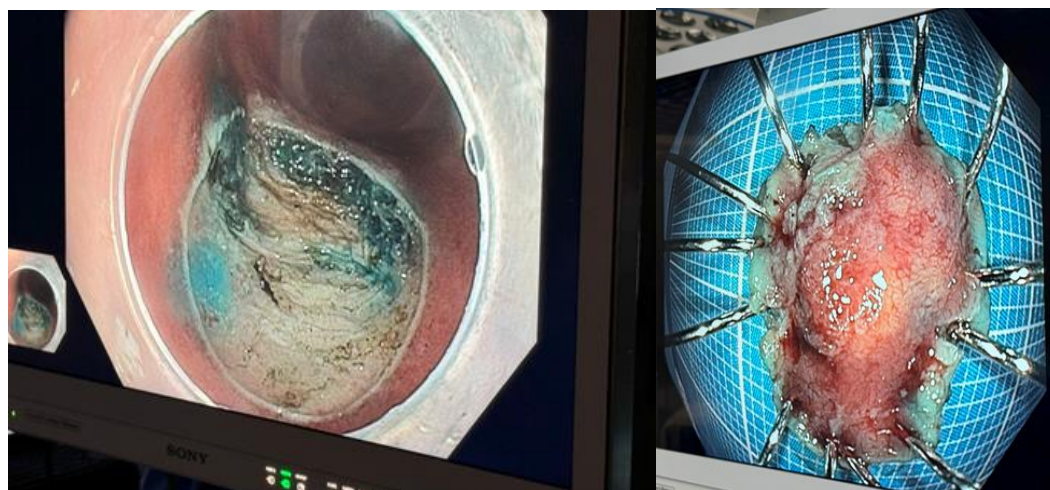
(1) EndoRobotic surgery :

由 DaVinci SP 經肛門切除直腸腫瘤，雖然我個人認為還有改善空間，但已經是目前的最新科技產物，而且在 Cleveland Clinic 是唾手可得。他們的初期經驗也發表在今年的



我與 Dr. Gorgun 的合影。

(2)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for rectal cancer undergoing 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 (TNT)



這幾年 TNT for rectal cancer 的 practice 在美國風起雲湧，根據 Dr. Emre Gorgun 私下跟我分享 Cleveland Clinic 的數據，大約有三到四成的病人目前可以在二年內看至 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 (cCR)。其中有趣的是，這些 cCR 的病人裡，有些會在 tumor scar 上面長出 polyp，讓外科醫師難以從外觀分辨是否有 disease recurrence。所以 Dr. Gorgun 使用他擅長的 ESD 技術來將息肉切除，用來決定是否需要進行 salvage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TME)。在我看來，這是個 paradigm-shifting practice。這樣的臨床 practice，非常有邏輯性，但需要外科醫師從年輕時就要開始學習 ESD 的技術，而且從執行 TNT for rectal cancer 開始，就要由外科醫師一手掌握局部腫瘤的狀態，因為只有外科醫師自行執行 ESD，才能確保切得準確、不會破壞 TME plane，讓真正需要執行 salvage TME 手術時不會受到之前 ESD 產生的 scar 影響手術的正確施行。也只有這樣，病人才能安全地經

用 TNT 和正確的追蹤來提高保留肛門的機會。我的直覺是，這應該是未來直腸外科醫師的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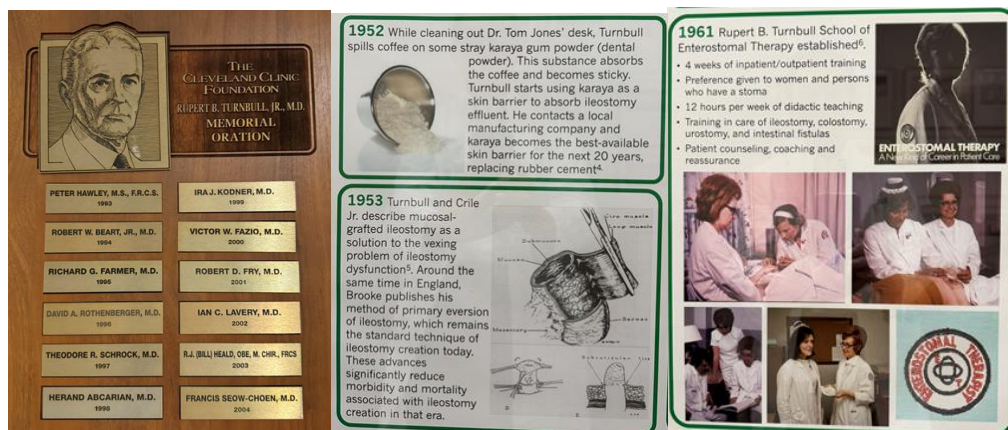
在這三個星期，發生了另一個特別的事：Dr. Tracy Hall 要退休了。對於大腸直腸外科醫師而言，Dr. Hall 是世界上 pelvic surgery 的頂尖翹楚之一，她擅長的是 functional pelvic floor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參與了很多世界上 guidelines for pelvic floor disease management 的制定。Pelvic floor/perineal surgery 在台灣一直是個被大家都不專精的領域，我有幸在她尚未退休前的時間，觀摩了三個禮拜的手術並且參與了一次 pelvic floor team discussion，感覺很有收穫，但由於傳統手術並不適合在手術房內照相，我只能把這些難得的手術回憶留藏在我的腦海裡，埋下記憶的種子，希望有機會能慢慢地往後的日子裡生根發芽。



我與 Dr. Hall 在她退休前最後一台手術的合影。

#### 第四~六週

隨著時間過去，我對於 Cleveland Clinic 的內部運作、門診及臨床的可看性愈來愈能掌握。也慢慢發現，Cleveland Clinic 的百年歷史，其實都全世界的大腸直腸外科有著重大的貢獻及影響。很多著名的手術名稱都會以醫師的名稱命名，而這些醫師有很多都出自於 Cleveland Clinic。此外，Cleveland Clinic 也是全世界的腸造口協會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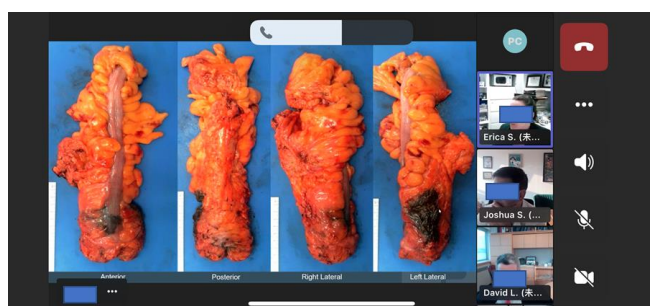
由於 Cleveland Clinic 是少數幾間全美大腸直腸外科的最後一線，平常的門診時間，有大約一半的病人來源都是從 Ohio 以外的州轉來的病人（最遠到加州）。所以，有些在台灣看不到、不知道去哪裡看的手術，在最後的三週裡慢慢地被我巧遇、也被我收集到我的腦海裡，算是把大腸直腸外科的 bucket list 一個一個地收集了起來。例如 J pouch revision 我就看了三台、也看了 Delorme procedure、robotic rectopexy with colpopexy、perineal enterocele repair、和數台 laparoscopic/robotic parastomal/ventral hernia repair。另外一個就是對於肛門失禁的病人植入 Sacral nerve stimulator (SNS) implant。肛失禁的病人其實三不五時就會出現在我的門診，但礙於台灣健保的規則，昂貴的 SNS 在台灣並不容易達到市場規模，以致於在前年許可證過期後，Medtronic 公司就不展延在台灣許可證了。不過對我這個大腸直腸外科專科醫師而言，雖然我不見得有機會在台灣執行這個手術，在短短的最後三個禮拜，我就看到了 Dr. Spivach 做了 4 台 SNS implantation、一台 SNS revision，這對我倒是個很難得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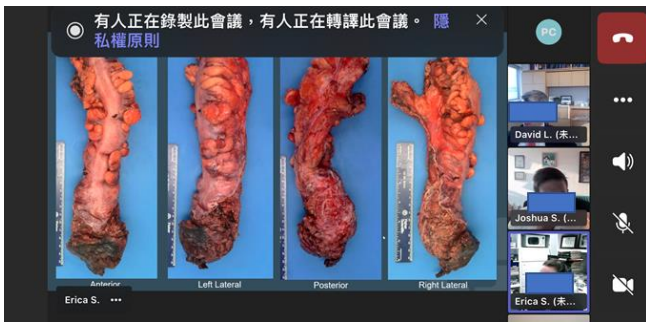
我與 Dr. Spivach (Dr. Tracy Hall 的嫡傳弟子) 的合影。

### Multidisciplinary team discussion (MDT)

自從疫情後，很多會議都移到了線上討論，這對持有觀摩角色的我，其實是個大利多，因為我可以即時任何地點出席聆聽多科團隊的討論。雖然不能發言，從旁聆聽各科專家對病人的討論及後續決策，還是讓我收穫不少。







在 cancer MDT 的部份是由 Dr. Sommovilla 主持，Cleveland Clinic 的病理科醫師遵從世界上的標準，也會進行大件檢體的評分（這在成大醫院還沒有做到），以 checklist 的方式呈現，放射科醫師讀片子的水準也很高。在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MDT 的部份，則是由 Dr. Holubar 主持。可以看得出來，一週二次 cancer MDT 和二週一次 IBD MDT 的運作很流暢，不失其頂尖醫院的名聲。

### 臨床研究和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ello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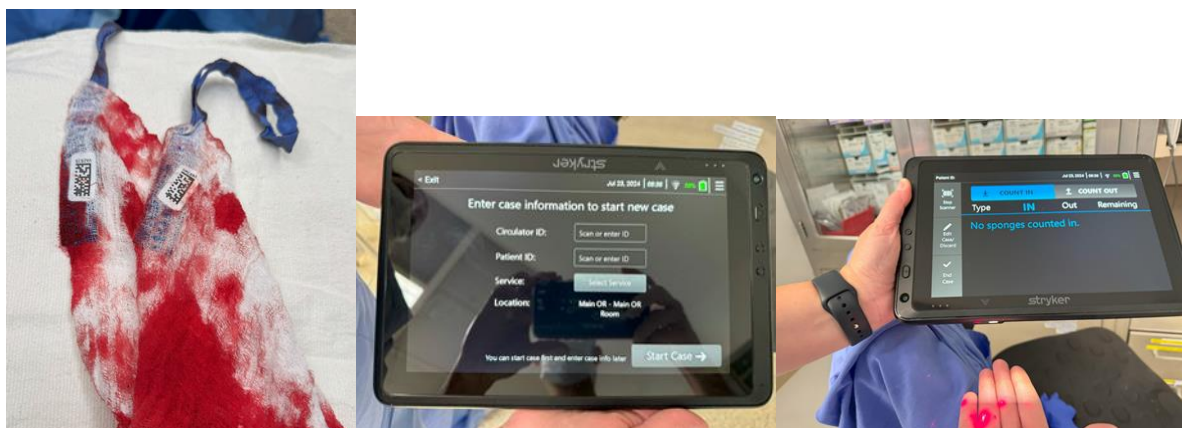
挾著百年優良歷史的招牌，Cleveland Clinic 吸引了全美及部份世界的優秀人才來 apply clinical or research fellowships。在我待得這六週內，每週二中午我都會去參加 research meeting（由 Dr. Holubar 主持），主要是讓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ellows 分享目前研究的進度，以及排除任何系統上會阻礙臨床研究進行的因素（如 IRB approval、study protocol amendment、data retrieval 等）。因此，同時間會有臨床研究部門的行政人員和統計專家出席（線上或實體），目的就是讓臨床研究能順利進行及發表、學會報告能按時產出等。我不得不說，我只能讚嘆他們發表的速度和效率，但這是我們成大在十年內趕不上的地方。只希望，未來人工智慧的普及，能夠讓這整件事的流程變得較順暢及容易達成。



我與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ellows 的合影。

### 開刀房顯影紗布的計數

這是有趣的改變，雖然我不確定台灣是否會跟進，但還是不錯的經驗。



### 三、心得

回想我在 Cleveland Clinic 六週的觀摩過程，有著倒吃甘蔗的感覺。就像我一開始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連結，需要靠著不間斷的互動來維繫。在前半段見習期間，因為人生地不熟，有時候還是有力不從心的感覺。但到後期的時候，隨著人、事、物的熟悉，我想學或看的東西反而變得容易取得，學習效率也提高不少。事後看來，我當初決定要花多一點錢、待久一點，是個正確的決定，也讓我此行收穫滿滿。

我會推薦 Cleveland Clinic International Physician Preceptorship Program 給有心想要「進階學習」的外科醫師們，但前提是，這位外科醫師本身需要有一定的經驗。換句話說，因為需要付出昂貴的觀摩費用，這個 program 並不適合初學者以及資淺的外科醫師們，因為美國的文化偏向個人主義、英雄主義，能力不足的外國人士就算付錢進入該 program 觀摩，也不會得到任何額外的好處。所有的學習都是自主學習，這個 program 只是提供了 preceptee 一個可以深入內部觀摩的機會，真的是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

### 四、建議事項

在參加過這個 program 後，我個人的建議是，對我們台灣醫師來說，Cleveland Clinic 是一個寶山，有很多科別（不只大腸直腸外科）和臨床面向都值得我們去取經。但由於申請費用昂貴，對於往後提出申請 Cleveland Clinic International Physician Preceptorship Program 的院內醫師，我建議院方確實需要進行篩選（如同當時我們在提出短期進修申請時的篩選過程），讓真正有心進行「進階學習」的外科醫師們，能夠有地方提升他/她們的實力和建立更多院外的人脈，進而在未來回饋到成大及台灣社會當中。